

歷史與空間

■ 胡賽標

應昌樓瑣憶

那天，我陪同著名畫家賈寶萍、劉玲伉儷進入應昌樓時，陽光淡泊地飄落下來，應昌樓显得更加岑靜……

應昌樓是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主動來訪的土樓。

我多次來過，但來去匆匆，一直沒對它太關注。其實，它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土樓：九間三門，恢弘大氣，外洋內土，中西合璧。這座建於1956年的土洋樓，黃土牆，木樓梯，石門石柱，石階石道，拱門鐵窗，三合地板……

我們徜徉這座樓，發現它就是一座吸收了中西文化上的奇特建築：它捨去屋簷而設暗溝排水，捨去樓板上鋪磚而在樓棚上鋪新加坡水泥。土樓大多是對外封閉、對內敞開的建築，而應昌樓卻設有騎樓式寬闊陽台。一副對聯云：「樓前應種先生柳，門外昌逢長者車」。時代的痕跡從字縫裡流淌出來。

天井石縫間，苔蘚蒼翠。石台上，二溜奇花異草凝碧綻蕊。碩粗的鐵樹，伸展長長的綠劍；蜷曲的三角梅，散出彤雲般的花朵。陽光穿過屋瓦，折射在廳堂牆上，照亮了供桌上方的祖先遺像。長條供桌擺着一尊觀音，背後是一塊長方形大鏡子。供桌裡繪着幾幅古老的漆畫，有些斑駁陸離。賈老師仔細端詳，辨認出「松齡鶴壽」幾個漆字。

十八年前，時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的吳伯雄夫婦，回到祖籍地思賢村，就是在這個後廳堂，與堂哥吳逸漢相見。一張大桌，幾排椅子，一簇鮮花，香蕉，柚子，熱茶，兩人傾身而談，相見恨晚。十幾年鴻雁傳書，今日歡顏晤面。吳逸漢告訴吳伯雄，他的祖父吳朝光抗戰期間曾經返回桑梓，並且帶了三名族人赴台，不料在廈門出境時為日寇所阻。吳伯雄說，父親（吳鴻麟）最大的遺憾是：終生沒能回過祖地祭祖……戴美玉女士說，自己嫁到吳家39年了，今天是第一次入吳家的心情，所以特別穿起了一身大紅的新娘服。

清咸豐六年，吳伯雄的曾祖父吳勝昌，攜妻子與二個兒子（即吳伯雄的祖父吳朝光及其兄吳錫光）離開思賢村，到廣東省大埔縣茶陽鎮搭船，抵達汕頭、香港，再從香港搭船去台灣。吳勝昌父子歷盡艱辛，到台灣桃園縣中壢鄉開基……

離別時，吳伯雄緊緊拉着吳逸漢的手，

說：「堂哥，我還會回來的！」吳逸漢道：「好，我等着你！」2008年，吳伯雄再次回鄉踐諾，91歲的堂兄興奮地帶病到村口迎接，兩人拍手相握。「我這是第二次回來，一定還有第三次、四次……下次來，我要把我的兒子帶來。」吳伯雄說。果然，四年後吳伯雄第三次回到思賢村祭祖，與吳逸漢暢敘親情。

來到應昌樓吳宜濱家中，茶氣氤氳。我當年坐在這裡採訪逸漢叔的種種情境，彷彿又浮現眼前，時光似乎很遙遠又似乎很切近。當年逸漢叔講述了與吳伯雄交往的細節：吳伯雄家族遷台後，吳逸漢將他上祖的骨殖合葬，每年祭祀，令吳伯雄非常感動……

我問逸漢叔：「吳伯雄先生給您最深的印象是什麼？」逸漢叔並沒有立即回答我。他給我倒了一杯茶，抿着嘴唇，很沉穩地說：「有情有義。」說完，他的眼神似乎飄落遙遠……不一會，又說：「伯雄與我通信、電話不少，我託他辦的事情件件能辦到。崇德宗祠建好後，請他題詞，沒幾天，即寄回『敬宗紹德』四字。龍岩入闕祖祠『明煙堂』修建後，請他寫祠名，他也很迅速寄回。還有1995年永定吳氏修譜，請他題詞，他只花了六天就傳真過來了。」

我的腦海不斷閃回這樣的畫面：他給思賢村寄春節賀卡、全家福、光盤，向思賢小學捐贈鋼琴、小提琴、圖書、資金，為吳逸漢先生九十大壽題詞「福壽康寧」，為筆者題寫書名《一座樓的客家》，為僑育中學校慶題寫「敦品勵學」等等。有一次，台灣盧月香女士打電話給我說：「吳主席囑咐：上次回鄉，在下洋金德酒店停留歇息，走得匆忙，忘了感謝胡老闆，請代為轉告表達謝意。」

你想像不到的事情，他卻想到了：土樓申遺成功後，他親擬電文祝賀：「回顧永定為使我客家祖先的文化遺產受到世界肯定，自1998年啟動土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歷經十年的努力，終能有此成果，令人欣慰！」聽說永定土樓要申報五A級旅遊景區，吳伯雄對來台訪問的時任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說：「如果可以，我投永定土樓一票！」……他第一次回鄉時，就對各級領導說：請多多關心下洋！2010年吳逸漢先生病逝，吳伯雄主席發來唁電：「驚聞堂兄吳逸漢先生因病往生，遠道聞訃，不克趨奠，良



■應昌樓外景。

作者提供

深歉疚……」

那年，我坐在應昌樓的藤椅上，採訪逸漢叔。他的語氣沉穩而緩慢。我寫了《台灣政壇的客家驕子》，刊於2007年第11期鄭州《名人傳記》上。吳伯雄先生的「全家福」也是首次在大陸報刊披露，而這張照片正是吳伯雄寄給逸漢叔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位北方讀者來電。他的地方口音有點重。我問：您有什麼事嗎？他說：沒什麼事，讀了你寫吳伯雄的文章很感動，這樣的官真是太少了！……我心裡震了一下，一股暖流溢滿了我的內心。

畫家賈寶萍夫婦，或儒雅，或淳樸。賈老師的畫風冷峻幽雅，劉老師的畫風溫暖靈動。有一年，夫妻倆受邀前來思賢村寫生畫畫。怎樣才能畫出思賢村的美麗景色，讓吳伯雄先生觸景思鄉呢？他們以「思賢八景」為原型，創作了一幅《思賢村村景圖》：玲瓏的吳氏宗祠，古樸的思賢公園，斑駁的土樓圍寨，滄桑的古橋古亭，古雅的中書第，洋氣的應昌樓，翠柏葱蘢，荷塘阡陌，迴溪夕照……一一盡收畫裡。這幅畫作為最珍貴的禮品，送給了第三次回鄉的吳伯雄，他內心湧動起怎樣的思鄉情懷？他們全家圍聚在這幅畫後，留下了難忘的身影……

我多次受思賢村公益理事會吳雲昌會長之託，給吳伯雄先生寫信，其中一封開頭信有這樣幾句：「……往事歷歷。您三度回到思賢村的美好情景，已成為家鄉人民的最美麗回憶……下洋鎮是全國重點僑鄉，有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故里中川古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初溪土樓群、福建重點僑校僑育中學等……您前幾次回鄉來去匆匆，沒來得及遊覽參觀。鄉親們盼望您下次回來時，能抽空到中川古村、初溪土樓、僑育中學走走看看，中川虎豹別墅、僑育中學都陳列着您的題詞墨寶呢。記得您在思賢演講時，說過『這次絕對不是最後一次，下次要帶孫子回來』。鄉親們殷切期待您帶孫輩回來……」

走出應昌樓，秋陽如水。問世間，情為何物，義為何許？回眸應昌樓，脈脈不語……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印刷本文學的未來

美國有一位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今年應已九十歲，在下孤陋寡聞，未知他還健在否？二零零二年，他出版了一部書：ON Literature（Think in Action），中文譯本叫《文學死了嗎》，譯者秦立彥，二零零七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翻到其中一章節「印刷時代的終結」，讀後不禁感慨良多，心情一時難以平服。

米勒說：「技術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新媒體的發展，正使現代意義上的文學逐漸死亡。我們都知道這些新媒體是什麼：廣播、電影、電視、錄影以及互聯網，很快還要有普遍的無線錄影。」這番話是二零零二年或以前說的，米勒高瞻遠矚，簡單或明確的說，「印刷」的文學正逐漸死亡，換之而來的，是新媒體。由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八年這十六年，米勒筆下的新媒體：廣播、影視、錄影、互聯網這些載體，還未死去，但難敵智慧手機。環顧全世界，連伯爺公、老婆婆都人手一機，行路、吃飯、上廁所都



■這部書高瞻遠矚，預視文學的未來，值得一看。

作者提供

已「無機不行」。文學也「生長」在這種「機」上。米勒曾試過在電腦螢幕上閱讀文學作品，比如亨利·詹姆斯的《聖泉》（The Sacred Fount），但在網上迅即很難讀下去。他嘆道：「這無疑說明我這個人的身體習慣，已經被印刷書籍的時代永遠規定了。」不錯，被「印刷規限」的人，尤其是在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很難「適者生存」。

記得，在旅途客棧中，午夜寂寞之際，打開iPad看《笑傲江湖》，以前雖然已看過兩三遍，但每次讀，都覺趣味盎然，於今在網上看了不到一章，便難以卒讀下去，眼倦神疲，渾無執書在手的質感。於是轉往另一個網站看電影去。我想，米勒和我一樣的讀者，一定為數不少；而這不限上了年紀的一輩。在課堂上，我曾問：「誰看過金庸的小說？」學生很誠實，絕大多數說沒有看過。知道金庸這個人，只是從影視上知道，他的作品也是從影劇上看過。米勒十多年前已說：

「有證據表明，人們花愈來愈多的時間看電視或在網上衝浪。也許看過最近根據奧斯丁、狄更斯、特羅洛普（Trollope）、詹姆斯小說改編的電影的人，要遠遠多過真正讀過那些小說的人。有的情況下（雖然我不知道這種情況是否經常），人們看書是因為他們先看了電視改編。印刷的書還會在長時間內維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統治的時代顯然正在結束。」

這個預示正成為事實，印刷本文學正在衰亡，後繼的讀者寥寥。方今在交通工具、茶樓餐廳上，看到有人拿着一本書細細地看，真是稀有的動物。文學確需要另一種載體來傳承，這「載體」現時就是手機；但用手機來看文學，究竟有幾多人？後生不看，老的不習慣，那文學如何「傳承」？文學是否已苟留殘喘、走向死亡？

米勒這部書，值得一看和細細思索。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斷正·掃場、冚竇、放蛇·老屈、砌生豬肉

「Red-handed」比喻一個兇手的雙手沾滿了受害人的鮮血。假使那個兇手當場失手就擒，那就是人贓並獲、證據確鑿了。為此，「Caught red-handed」就是指在作弊、違規時被逮個正着（Caught in the act）。比方：一名澳門男子與一名香港男子在澳門外港碼頭交收毒品時被澳門治安警拘捕；一家歷史悠久的酒家以燒鴨飯冒充燒鵝飯售賣。海關接獲食客投訴後派員搜證，發現樣本是鴨肉，酒家被控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人們會叫上述現象做「斷正」，其中「斷」和「正」的口語讀音分別是「tyun5」、「zeng3」。為何有「斷正」這個講法，歷來有不少人對此說三道四，似是而非，筆者不在此贅述。廣東人有個口頭禪叫「撞到正」，即剛好遇上，而「斷正」就是「斷到正」。試想有人正進行某些非法行為，如「撻野」、「老笠」、「爆格」、「老強」（強姦）時，當場被警務人員撞「正」，意味着該非法行為被即時打「斷」，所以才有「斷正」這個解讀為「捉到正」（逮個正着）的講法。

若然有人「斷正」被捕，在帶返警署後，眾人均會認同「杓」他/她回來的同袍屬另類「斷正」——判斷正確，其中「斷」的口語讀音是「段/dyun6」。

及後「斷正」一詞也應用於不同場合上——某人或一夥做了「不該做」或「不欲公開」的事情，卻被人家揭發了。比方：丈夫跟外遇在逛商場時被妻子遇上；兒子闖上書房門看色情視頻時遭父撞破；A和B是某電視台近期力捧的藝員，二人生怕戀情公開會影響事業，遂發展地下情。某晚二人乘車往飛鵝山幽會，情到濃時突然有狗仔隊殺到，當場拍下二人在車內驚惶失措的照片，事件翌日在各媒體上曝光。近年，兩岸三地往來頻繁，連帶不少用語也是相通的。在台灣和內地流行的，與「斷正」近義的「抓包」便是一例。

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查後，警方會於適當時間突擊搜查鎖定場所，展開具規模的反罪惡行動，目的是遏止或打擊非法活動。人們叫這種「掃」盪藏藏罪惡的「場」所做「掃場」（砸場子）。有人誤以為「踩場」與「掃場」的意思差不多。就警方而言，在接獲某場所有人生事的信息，警方會派員「踩場」，目的是作出戒備以防止罪行的發生。

作為警隊的術語，「踢竇」的狹義是「盤」、「逗（戥）」可疑人物，廣義則與「掃場」無異。「冚」，粵方言用字，讀「擒4-2」，指覆蓋，再引申至「使覆亡」。「竇」，文讀「dou6」、白讀「dou3」，指孔穴。廣東人叫不法之徒的巢穴做「竇」，如賊竇、白粉竇（煙格），那「冚竇」、「冚檔」也有「掃場」的意思。近年，搗毀不法分子巢穴的行動有個雅稱，叫

「犁庭掃穴」。為遏止黑幫氣焰，警方會大舉搜查多處「夜場」，如夜總會、按摩場、卡拉OK、波樓、麻雀館，這個行動叫「清洗太平洋」。

「Sting」指刺、咬。西方的「Sting operation」指一個用以刺中鎖定罪犯的警方行動。香港警隊稱此為「放蛇」，有如把蛇放出去咬鎖定罪犯，與前述行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放蛇」，其實是警方找合適的警務人員以隱蔽身份來緝捕犯罪分子的方式，或多或少含引誘成分。比方：警員喬裝乘客，以打擊「白牌車」（非法營運車輛）；警員扮學生買「丸仔」（軟性毒品），以誘捕毒販；女警企街扮「雞」（妓女），若有嫖客上前問價，則他觸犯了《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的罪行條例；男警扮嫖客光顧「一樓一（鳳）」，若發現處所由超過二人用以提供性服務，則管理、出租或租賃該賣淫場所的人士會被檢控。

除警方會「放蛇」，海關、衛生署和記者等也有採取相類行動以收集罪證。比方：海關到藥房「放蛇」，以打擊售賣冒牌藥物；衛生署「放蛇」拘捕無牌行醫人士；某報記者到按摩場「放蛇」，以揭發該處有色情服務的提供。

講開又講，黑道中人或會在報復或勒索時，把蛇放入被報復者或被勒索者的住所或店舖，以圖傷人或造成恐慌，這個行動也是「放蛇」。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貪污猖獗。警務人員收受某人/集團的利益或基於報復，會徇詞誣告本是無辜的人士，且在有必要時插贓嫁禍，人們叫這個行為做「老屈」。「屈」者，就是使人有「冤『屈』」的意思。對於某些案件，有警務人員在上司的施壓下，也不乏「行老屈」交差的。最常見的手法是，在巡邏時進行截查，然後「宣稱」在被查人的衣物或所攜的袋子中檢出毒品，那便可以涉嫌藏毒的理據作出拘捕。由於事屬「斷正」，一般都能成功「檢控/落案」（Charge），經定罪後「收監/判處入獄」。有人叫這種「老屈」行為做一個看上去令人費解的術語——「砌生豬肉」。坊間對此有如下的解說：

「砌」指「砌詞」；「Charge」的音譯近似「叉廚」，而「叉『廚』」又與「生『豬』」音近，於是有「砌生豬」的講法。有人嫌「砌生豬」不夠上口，就將之講成「砌生豬肉」了。

上述解說並未能對「砌生豬肉」中的「生」和「肉」作出明確的交代，只是牽強帶過而已。綜合了所有與「砌生豬肉」相關的特性——砌詞捏控、導致入獄，筆者認為此詞乃源自：

堆「砌」出「生」安白造的證據來叉「廚」某人，最終導致其入「獄」。

此外，「砌生豬肉」還包括「唔認打到認」（屈打成招），即嚴刑拷打迫使人招認。隨着此術語的普及，「砌生豬肉」已成為誣告人的代稱了。

詩語背後

■ 江 鄰

掠燕湖冬韻

色彩都凍住的。

空曠茫然中，正覺無趣，卻見掠燕湖的冰面，微漾着一泓未結冰的水。原本滿目蕭條的景色，因了這泓鮮活的水，一下子變得生動起來。

在這泓活水中央，幾隻灰色的野鴨，安靜地游着，身後浮起淺淺的漣漪。兩隻黑天鵝，站在一片長長的浮冰上，時而抬頭時而曲頸，作沉思狀。冰與水的結合部，一群麻雀在覓食。

我的第一感覺：這些鳥兒為什麼不怕冷呢？腳爪上皮包骨頭，完全沒有一點脂肪。不過，慢慢地，看着牠們悠哉樂哉的樣子，這份擔憂便漸漸淡了。彷彿一顆童心，融入鳥兒的世界，感受到某種單純的愜意和快樂。風也變得親切起來，時緩時疾，送來陣陣清爽，不只是寒冷刺骨了。

斜陽下，水波粼粼，眾鳥怡然，別是一番天地。我便有些疑惑，這樣的情景是怎樣形成的呢？昨天去了趟不遠處的頤和園，昆明湖縱然廣闊，在連續幾天零下十度左右的氣溫下，已被凍得結結實實了，見不到任何鳥類的痕跡。

小小的掠燕湖，為何能保留一泓活水？我通過朋友請教了黨校園林管理人員，說是在湖裡裝了一個泵，水循環起來就不結冰了。素聞流水不腐，看來，流水也不凍。水不結冰，鳥兒就可以到這裡覓食嬉戲。湖邊還搭了小棚子，定期給牠們餵一些食物。一幅寒鳥鬥趣圖，就這樣激活了沉悶而肅殺的冬天。

人與自然，是可以互相成全的。

這時候，我再抬頭看周圍的寒亭冷木，竟然已不是那麼凜冽了。天空有了隱隱約約的色彩，常綠的松和竹從楊柳灰白的枝條間露出，枯枝也彷彿活泛起來，似乎可以感受到來年發芽吐蕊的樣子。這種素色透出的純美，恰如唐代張彥遠談中國畫的運墨神韻：草木敷榮，不待丹雘之彩；雲雪飄颻，不待鉛粉之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風不待五色而絳。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

不知不覺，我在湖邊流連起來，有些捨不得離去。其實，我心下明白，依依不捨，並不只是因了眼前這片半融半凍的湖，而是由於四個半月的黨校學習生活，眼看就接近尾聲了。金秋時節入校的情景，恍如昨日。由秋而冬，歲月更替，掠燕湖見證了我的心路歷程。

路，總是要向前走的。由此，我想到了今天在北京大學開班的「香港青年英才營」。這個青年人才培養計劃，是中聯辦、北京大學和尚乘集團共同促成的。近40名香港各界菁英，在冬至這個陰陽長的日子，聚首北大這所中國第一學府，悟道求知，究竟被賦予了什麼樣的期待呢？

悠悠冬韻，在心底氤氳開來。口占一絕，名之《冬至雜感》——

寒山一色思新蕊
枯柳無聲釣冷潭
極目蒼茫三萬里
遙看四月艷陽天

臘梅之歌

詩詞偶拾

■ 俞慧軍

寒風凜冽
您高昂不屈的頭顱
雪花飄舞
您帶給人間
姹紫嫣紅的希望
您高擎火紅的信念
讓白雪皚皚的原野
擁抱青春饋贈的花季
您把遍野的芬芳收藏
收藏每一朵梅花
飛雪迎春的消息
您用頑強而輝煌的生命
點燃一團團殷紅的火焰
讓冷艷淒美的世界
融化在您溫暖的懷中
您百折不撓傲霜凌雪
詮釋梅花之魂的永恒意義
高潔與堅貞
是您立世的秉性
包容與博大
是您生命的品格